

(上册)

剑北梅雨风

东方亮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风雨梅花剑

东方亮 著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夏文琦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封面设计	黄天虎

风雨梅花剑

东方亮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875印张 40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21-02888-5

I·375 (上下册) 定价: 10.80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镖局风云.....	(16)
第二章	皇家书庄.....	(43)
第三章	单身赴约.....	(67)
第四章	神女岛秘密.....	(92)
第五章	孪生兄弟.....	(118)
第六章	路见不平.....	(143)
第七章	阴差阳错.....	(170)
第八章	苗疆之毒.....	(192)
第九章	兄弟相认.....	(217)
第十章	武当遇险.....	(252)
第十一章	窦家庄疑案.....	(275)
第十二章	桃林奇遇.....	(304)
第十三章	母女重逢.....	(337)
第十四章	移花接木.....	(372)
第十五章	险象环生.....	(393)
第十六章	祸不单行.....	(416)
第十七章	真假太监.....	(446)
第十八章	报应不爽.....	(477)
第十九章	亦正亦邪.....	(503)
第二十章	蒙面天君.....	(536)
第二十一章	英雄大会.....	(567)

楔子

深秋季节，黄昏时分。

四川青城山下的石板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一白一黑两匹骏马，这两匹骏马驮着一男一女并辔而行，两匹马前蹄后蹄同起同落，八只铁蹄落在石板路上，发出了“得”“得”的清脆蹄声，竟如同一匹马在奔跑一般。一望可知，这两匹马定是受过长期的严格训练，不然，配合得不会如此默契。这两匹马的主人，自然也不会是无名之辈。

骑着黑马的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江南大侠”吴宗龙，年约四十出头，身材威猛，须发如戟，一双环目，顾盼自雄。白马上骑着的是他的妻子辛慧娘，乃是当今武林天下第一高手青城剑主辛沧海的大女儿，一身白衣如雪，粉颈上围着条雪白的狐狸皮，蛾眉淡扫，不施脂粉，别有一种清雅文秀的气质。

眨眼之间，这两人两骑已来到青城山脚下。

吴宗龙一勒马头，朝他妻子侧头一笑，道：“慧娘，我们结婚五年，一年一次来青城山拜见岳父，今年岳父单单召你们姐妹四人上山，在岳父面前，你得替我美言几句。”

辛慧娘温柔地望了丈夫一眼，轻声道：“不知为什么，这次上山去见爹爹，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踏实，但愿不出什么事才好。”

吴宗龙哈哈大笑道：“慧娘你也太多心了，放眼当今武

林，有谁敢在天下第一高手青城剑主辛沧海头上动土。这一路上你总是心神不宁，待会儿见到妹妹妹夫们，可不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笑声高亢，四山皆闻，震得附近树上的宿鸟“撲撲”起飞。辛慧娘似被丈夫这笑声感染了，微微笑道：“真的么？但愿是我多心了。”

吴宗龙马鞭一指不远处亮着灯火的地方，道：“二妹、三妹、四妹不知到了没有，我们先去那英雄酒楼宿上一夜，明天你们姐妹四人再一起上山吧。”

辛慧娘侧首轻语道：“好，就依你。”两人相视一笑，并辔策马向那英雄酒楼驰去。

那英雄酒楼果然名副其实，酒楼依山势而建，一排五间，雕梁画栋，甚是气派。门楼横楣处大书四个金字——“英雄酒楼”，左右各有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是：

英雄酒楼，客招天下英雄，
人间好酒，名震中原九州。

此刻正是黄昏时刻，酒楼内人影幢幢，吵闹声，喧哗声，猜拳行令声老远就能听到。

吴宗龙和辛慧娘在酒楼前几乎同时翻身下马，早有店小二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接过马缰，哈腰道：“客官请进，要吃什么只管吩咐。”

吴宗龙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碎银子，递给店小二，吩咐道：“先给两匹马添上一些上好的草料，余下的就是你的赏钱。”

店小二两眼发光，哈腰道：“多谢客官赏钱，小的这就去喂马。”说完诺诺连声而去。

吴宗龙望着店小二离去的背影，淡淡地笑了笑，和辛慧娘并肩走进了酒楼，拣了东首一张空桌坐下，正要吩咐店小二送茶，忽听一个粗豪的声音哈哈大笑，朗声道：“大姐夫、大姐，你们才来么，愚夫妇在此已等候有时了。”

说话声中，一个年约四十，中等身材，生得紫脸浓眉的中年汉子迎了上来，他的身后跟着一位三十出头的少妇，一身青布衣裙，风姿绰约。

吴宗龙一见来人，面露喜色，忙起身抱拳道：“原来窦庄主和三妹已先到了，恕愚夫妇迟到之罪。”

那被叫作“窦庄主”的中年汉子急忙抱拳回了一礼，笑道：“大姐夫何罪之有，二姐和四妹都还没到呢。”

说话之间，门楼前又是一阵马蹄急响，蹄声过后，一个满脸虬须，劲装佩剑的大汉携着一位二十七、八的红衣少妇走进了酒楼。那大汉一见吴宗龙夫妇和窦庄主夫妇，高声招呼道：“原来两位姐夫、姐姐已经先到了，愚夫妇一路快马加鞭，还是迟到了一步。”

吴宗龙朗声笑道：“阮总镖头和小妹住得最远，这时能赶到已属难得。现在就只差二妹和二妹夫还没到了。”

谁知一个“了”字还未落地，西首响起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大姐夫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我不是早在这里了么？”笑语声中，一个紫衣少妇迎了上来。

辛慧娘笑骂道：“死丫头，就你鬼点子多，偷偷地躲在一边看热闹。”说着，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咦”了一声，问道：“二妹夫呢？这次又没陪你一块来？”

紫衣少妇面上一红，道：“管他呢，皇帝老子三天两头找他有事，反正爹爹这次也没有召他。”

吴宗龙抚掌笑道：“他嘛，京城的大官不愿意结交我们这些草莽之辈。”

紫衣少妇脸上陡地飞起两朵红云，娇声道：“大姐，你倒是管管呀，大姐夫一见面就欺负我。”说得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当今武林天下第一高手青城剑主辛沧海共有四个女儿，均已出嫁。大女儿辛慧娘嫁给江南大侠吴宗龙，三女儿辛玉娘，嫁给山西窦家庄庄主窦健人，小女儿辛英娘嫁给金华金狮镖局总镖头阮向阳，所嫁的都是一方豪杰、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唯有二女儿辛凤娘在闯荡江湖时，和京城九门提督盛厦一见钟情，嫁给了京城大官。那九门提督盛厦，出身官府人家，世袭为官，虽然拜过几位名师，学得一身武艺，但骨子里到底瞧不起这帮江湖好汉，结婚以后，彼此很少走动，所以，吴宗龙会这么说。这四姐妹自出嫁以后，平时天南地北各居一方，难得会上一面，此刻因父亲一纸信函，相聚在青城山脚的英雄酒楼，气氛之热烈可想而知。当下吩咐店小二送上一桌上好的酒筵，团团坐下。

一阵寒暄之后，话题自然而然转到青城剑主辛沧海这次飞函邀请女儿上山的事情上来。

金狮镖局总镖头阮向阳快人快语，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咂咂嘴道：“这一路上我越想此事越有蹊跷，照岳父以往的脾气，一定会让我们一块上山的。不知这次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

辛玉娘接口道：“对呀，去年中秋节，二姐夫没空陪二姐一同上山，还挨了爹爹好一顿骂。”说着，冲辛凤娘扮了个鬼脸，忍不住笑出了声。

辛凤娘秋波一转，啐道：“死妹妹，又说到姐姐头上来了，看我这次还饶你不。”说话间，一下把手伸进玉娘宽大的衣袖里，呵着她的痒痒。辛玉娘笑着扭动细腰，喘息着讨饶道：“好姐姐，饶了我吧，妹妹下次不说就是了。”

辛慧娘“噗哧”一声笑出了声，佯骂道：“别闹了，都二三十了还像十三四岁的孩子，也不怕别人看见了笑话。”说到这里，轻声地叹了口气，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神情，缓缓道：“说实话，这几天我夜里老做恶梦，爹爹不要有什么事才好。”

吴宗龙轻轻捏了捏妻子冰冷的手，干咳了一声，朗声道：大家都别瞎猜了，岳父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做小辈的照办就是。明天一早，你们四姐妹只管上山，我和窦庄主，阮总镖头在此等候你们下山便是。”

窦庄主道：“大姐夫说得不错，反正明天你们见到岳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话虽如此，但大家心头总觉得像有块石头压着，再也提不起兴致来说些别的，匆匆吃毕，会了帐，又问店小二要了四间清静的上房，早早熄灯上床就寝。

青城山中轩辕台，一排石屋依崖而筑。石屋前是一块宽阔的平地，约有百余亩，两座高高的石峰相对斜出，拱成一道石门。四周便是壁立千仞的悬崖，谷深林茂，古木参天，奇花异草，芳香扑鼻，瀑布飞流，煞是壮观，真个如同仙境一般。

此刻，东首一间石屋内一灯如豆，一位年约六十开外的老道长端坐在中央，几绺长须，羽衣星冠，双眼垂闭，神采

超然出尘，简直就像图画中的洞宾仙人吕纯阳。四位少妇一字排开跪在那老道长面前，神情肃然，大气也不敢喘一口。不用多说，这老道长就是当今武林天下第一高手青城剑主辛沧海，那跪着的四个少妇就是他业已出嫁的四个女儿辛慧娘，辛凤娘，辛玉娘和辛英娘。

半晌，辛沧海缓缓睁开眼睛，双眼目光灼人，柔声道：“都起来吧，孩子，为父有话要和你们说。”

待四姐妹围着父亲团团坐下，辛沧海一捋长须，道：“为父这次单单邀你们姐妹四人上山，是为了要将‘天神四剑’的剑法传授给你们。但在我开始传授之前，你们先去拜过你娘的灵牌。”

此言一出，四个女儿为之一震，辛慧娘失声惊呼道：“娘的灵牌？难道娘……娘已经仙逝？”

辛沧海明朗的目光中，露出惨淡之色，沉痛地点了点头，一捋长须，道：“跟我来。”话音未落，人已飘出门外。四个女儿互望了一眼，紧跟上父亲。

辛沧海把女儿们带到最西首的一间石屋门口，把轻掩着的门扉推开，道：“你们先进去吧！”

小小石屋内，素帷低垂，白烛高烧，阵阵香烟缭绕。

供桌正中，竖立一个牌位，上写着：“贤妻淑贞灵位”，牌位之前，摆着四碟素果和一些鲜花，整间石屋弥漫着一股悲凄的气氛。

“娘——”

辛慧娘一声惨厉的尖叫，噗地跪倒地下，紧抱着一只桌腿，哭得像泪人儿一般。

“娘——”

“娘——”

“娘——”

辛凤娘、辛玉娘、辛英娘扑上前去一人抱住一只桌腿，放声大哭……

那悲惨的哭声，震撼了整个灵堂，震撼了轩辕台，回荡在青城山三十六峰上……

夜幕缓缓垂落，灵堂里的巨大白烛，已燃烧得剩下寸余长短的一截残头。四姐妹的哭泣声，已成了一声声沙哑的挣扎，比痛哭更酸楚，比惨叫更可怕。

蓦然，哭声停止了。辛慧娘抬起头望着辛沧海，只见她双眼浮肿如桃，泪水不断从她眼角流出来，她语声哽咽地问道：“娘……娘死于何人之手？”

辛沧海老泪横流，黯然叹道：“乃是自尽而死。”

四个女儿闻言齐齐一怔，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辛沧海沉痛地长叹一声，道：“说来话长，我也没想到你娘会走上这条路。回想起来，此事早有征兆，只是我未曾往这方面去想而已。”

说到这里，辛沧海缓缓合起眼帘，黯然出神。半晌，才睁开眼接着道：“我一生无子，你娘深以为憾，十年前你娘染上一场大病，失去了生育能力，此后一直劝我再娶一房，生个儿子传我辛家香火，每次都被我严辞拒绝。我不曾想到，你娘竟如此烈性，留下一纸遗书，弃我而去。”他长长叹了口气又道：“你娘的心愿在遗书中已写得明明白白，但我今生今世是不会再娶了。在这个世上，为父只有一件心事未了：不让‘天神四剑’这旷世绝学就此失传，但这一套剑法威力太大，杀气太重，传之非人，就会给武林带来一场浩劫，所以，

直到现在为父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石屋内静得坠针可闻，慧娘、凤娘、玉娘、英娘四姐妹屏住呼吸，泪光莹莹地望着他，稍一停顿之后，只听他接着道：“‘天神四剑’分风剑、雨剑、雷剑、电剑四路剑法，每一路剑法，又有十六式剑招，有攻有守，有分有合，乃是为父从风、雨、雷、电这自然造化中参悟出来的。五年前，为父以这一套‘天神四剑’在二十年一次的风凰山庄英雄大会上力挫群雄，夺得天下第一高手的桂冠，武林中不知有多少屑小之辈连做梦都想得到它。如今，我决定传你们姐妹每人一路剑法，你们先用心记住剑诀，如遇到合适的人，就将这一路剑法传授给他。方不辜负为父当年创下这一套剑法时的苦心。”

说到这里，辛沧海从灵牌后取出一只四方盒子，打开盒子，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紫红竹牌，擎在手上，沉声道：“这是我行走江湖的信物，我把它交给你们大姐，从今之后，见令牌如同见我，记住，‘天神四剑’的传人必须听从令牌的号令。”

辛慧娘“噗通”一声，跪在辛沧海跟前，双手举过头顶，接过了那只装有令牌的四方盒子，叫了一声“爹”，竟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辛沧海双手扶起辛慧娘，仰天吐出一口长气，道：“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你们先去做饭，吃了饭后，我就开始传剑。”

三天之后，四姐妹下了青城山，回到“英雄酒楼”，见到吴宗龙、窦健人、阮向阳，将山上发生的事大略地说了一遍。江南大侠吴宗龙还未听完，突地猛一拍桌子，失声叫道：“不好，如此说来岳父似有死意，我们赶快上山去。”语声

未落，人已掠出门外。

众人一听，心忖：“不错，不然岳父（父亲）何以将后事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当下话不多说，掠起身子，直奔轩辕台而去。

当吴宗龙等一千人来到轩辕台那一排石屋前，不禁齐齐呆住，那一排石屋已被一种绝顶功力震毁，只剩下一堆断墙残墟，山崖上以金刚指力留下了两句话：

字谕吾女儿，

吾随你娘去。

吴宗龙盯住那两句话沉默了半晌，脸上掠过一道惊诧的表情，沉声道：“发丧帖，给岳父操办丧事。”

青城山轩辕台前临时搭起了一排排敞棚，丧帖发往中原各地，天下第一高手青城剑主辛沧海谢世，这消息不啻是早天的一声惊雷，整个武林都被震动了。少林、武当、昆仑、天山、峨眉、华山、点苍各门各派，黑白两道人士，接到丧帖和没有接到丧帖的都纷纷赶来吊丧，一时之间，青城山下，车流人马，络绎不绝，当真比赶庙会还要热闹。

这一天，已到了辛沧海“五七”忌日，闻讯前来吊丧的江湖豪杰已陆续下山，只剩下辛沧海的四个女儿和女婿，还有少林寺无悲禅师，武当纯阳道长、丐帮长老疯丐洪天臣、

“黄山二怪”“桃花羽士”司空仪和“九指大圣”岳百胜等一千人，守着辛沧海的灵堂，默默无语。

天色将晚，吴宗龙突然像被谁提醒了什么似的，扭过头，冲着一旁黯然伤神的辛慧娘道：“慧娘，春花领着风儿、雨儿外出已有多时，怎么现在还不回来，你出去找找他们，

别是出了什么意外。”

辛慧娘应了一声，起身走出灵堂。

大约走出了二、三十丈开外，辛慧娘隐约听得远处的树丛中传来兵刃碰撞之声，不禁心头疑窦陡生，循着声音摸了过去，拐过一个弯，眼前出现了一道开阔的山坡。

只见两个蒙面汉子正围着一个少女厮杀，那少女情急拚命，一柄单刀舞得像旋风一般，但在两个蒙面汉子的夹攻下眼看就要败落。山坡高处还站立着一个蒙面黑衣人，一手拎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那两个孩子在那蒙面黑衣人手中挣扎着“哇哇”大哭，小脸胀得通红。

“啊”辛慧娘差点惊呼出声。原来，那少女就是辛慧娘的使女春花，被蒙面黑衣人拎在手上的那两个孩子就是辛慧娘所生的一对孪生儿子吴天风和吴天雨。

只听那蒙面黑衣人鼻子哼了一下，骂道：“简直是废物，连一个丫头也收拾不了，我包大爷的脸都给你们丢尽啦。”

那两个蒙面汉子闻言一怔，大吼一声，两柄单刀朝那少女死命砍去。

辛慧娘一颗心几乎都快飞出胸腔来，一声娇叱：“狗贼住手！”

“飕飕”两声，掷出两把飞刀，分头向两个蒙面汉子打去，但还是迟了一步，只听“噗”地一声，一柄单刀飞穿过春花的胸口，一声惨叫，春花顿时倒在地上。

“妈妈！”两个孩子见辛慧娘的到来，哭喊着张开小手臂要扑过来，却被那蒙面黑衣人点了穴道随手一掷，抛在地上。

“很好！”那蒙面黑衣人冷哼一声，阴森森地说道：“你就

是辛老头的宝贝女儿辛慧娘？”

辛慧娘冷冷地道：“不错，阁下有胆就把面罩摘下，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青城山撒野。”

那蒙面黑衣人喋喋怪笑，道：“辛老头如果还在，我包大爷倒要忌惮三分，如今辛老头已死，你抬出死人吓得了谁。”

辛慧娘闻言，怒不可遏，娇叱一声：“狗贼该死！”手中长剑遽然出手，如同一道闪电，疾快无伦朝那蒙面黑衣人劈去。

蒙面黑衣人见状大惊，见剑光涌到，不敢硬接，被迫退了两步。一伸手，从腰间抖出一根金丝软鞭，朝那两个蒙面汉子挥手一招，喝声“上”，三人成品字形欺了上来，顿时将辛慧娘围在核心之中。

蒙面黑衣人大喝道：“困死她。”软鞭一抖，劈面袭到，那两个蒙面汉子也跟着发动，两把单刀从左右两边劈来，一时间，只见刀光鞭影交织在一起，直向辛慧娘当头罩来。

辛慧娘怒声道：“你们一个也逃不了！”娇躯一闪，“呼呼”连攻三招，刹时，剑光大盛，招招都是杀着。

转眼之间，十几招过去了，那三个蒙面人以三敌一，还是渐渐落为下风，眼看越来越不支了。突然，辛慧娘手中一紧，一招分取三人的生死大穴，将三人迫退，飞身一剑向右边那蒙面汉子攻到。

那蒙面汉子大吃一惊，骤见剑光拦腰扫到，忙举刀招架，只听“当”地一声，手中的单刀被削成两截，一声惊呼，一颗头颅“呼”地飞了起来，半空中喷出血雨如注，人头落地，正好滚到辛慧娘的脚前，双目仍睁得老大，似不相信被砍下头颅这一事实。

蒙面黑衣人神色阴沉凝重，一语不发，右手握住金丝软鞭，左手插入衣袋，暗扣三枚喂毒飞镖。突然间，一声暴喝：“臭婆娘，把命留下。”右手软鞭划一个弧圈，横扫辛慧娘腰际，同时左手一挥，三枚喂毒飞镖，分上、中、下三路向辛慧娘袭来。

这一招“龟蛇同行”是蒙面黑衣人的救命绝招，不知有多少武林好汉败在他这一招之下。那鞭风凶猛凌厉，难以避闪，如果忙着避鞭，又会被飞镖打中，那飞镖上喂有剧毒，一旦中身，顷刻之间就毒性发作。

但是，今天那蒙面黑衣人面对着的对手是天下第一高手辛沧海的女儿，辛慧娘在她们四姐妹中，武功最好，江湖经验也最丰富，一见他出手，知道厉害，猛吸一口真气，娇躯“呼”地一下，凌空拔起了一丈多，堪堪避过了这凌厉的鞭风人才落地，又倏地一个旋身，三枚飞镖从她背后贴衣而过。这一起一旋，恰到好处，直把那蒙面黑衣人看得目瞪口呆，一时竟忘了再度出手。

就在这时，一声尖厉的啸声隐约从远处传来，似虎啸龙吟一般在峰峦间盘旋着。那蒙面黑衣人闻得啸声，心头一震，朝另一个蒙面汉子打了个手势，突然，两人各抓起一个孩子分东西两方向窜出。

“把孩子留下。”辛慧娘一声娇叱，瞅准一个蒙面汉子如飞追去。

一直追出了四、五里路光景，那个蒙面汉子眼看逃不脱了，“呼”地一下，将孩子朝辛慧娘掷了过来。辛慧娘伸手一抄，将孩子稳稳接住放在地上，纵身一掠，人已挡在那蒙面人前。

“你逃得了么？”辛慧娘冷冷一笑，倏地欺身上前，如鱼一般溜到那蒙面汉子右侧，突然一声冷叱：“倒下！”那蒙面汉子只觉右腕一麻，口中“啊”地一声，仰面跌倒。

辛慧娘一脚踏住那蒙面汉子的胸口，稍一用力，痛得那蒙面汉子杀猪般惨叫起来。

“说，是谁指使你来抢我的孩子。”

“姑奶奶饶命，饶命，这不干小的事，是……”

一个“是”字尚未说完，整个人突然像触了电一样一阵颤抖，嘴角间缓缓流出了黑血，气绝而死。

辛慧娘一怔，俯身看去，只见他手臂上有几个针尖粗细的小孔，四周呈乌黑色，显是被人用黄蜂针一类的暗器杀之灭口了。眨眼之间，半个身子已化为一滩黄水，正在逐渐化开去。

辛慧娘心头陡觉一惊，忽听得身后传来一道极为低微的声息，似是有人轻轻叹了一口气，叹息声响过之后，只见一道白影一闪而过，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

当辛慧娘抱着从蒙面汉子手中夺回的吴天风回到父亲的灵堂时，天色已经全黑。

灵堂内香烟袅袅，灯火摇曳，一千人或坐或立，人人表情木然，四周的空气也像凝结了一般。

辛慧娘一怔，急问道：“你们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扫四周，惊诧道：“宗龙呢？宗龙到哪里去了？”

凤娘、玉娘、英娘三姐妹齐齐扑了上来，才叫了一声“大姐”，泪水就刷刷地流了下来。

辛慧娘只觉脑门一阵发黑，一股透骨凉心的寒意自背脊升起，迅速袭遍全身，她掩脸嘶声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